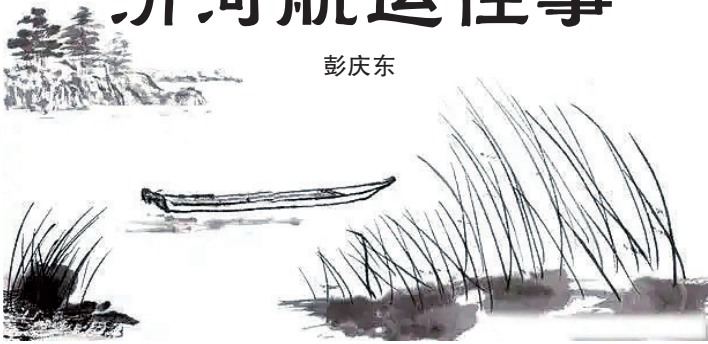


汾河航运往事

彭庆东



如今的汾河，碧波浩渺，百鸟翔集，是省城市民休闲娱乐的诗情画廊。然而，谁能想到，这片水域之上，也曾有过如江南般舟楫往来的繁忙景象？

汾河流域历史上曾有秦穆公“泛舟之役”、汉武帝“横汾箫歌”的故事。《水经注》记载“汾水出太原汾阳北管涔山”，此后一路南下，流经太原城区段约60公里，并在太原境内接纳9条支流，谱写了“汾河流水哗啦啦”的美妙旋律。虽汾河太原城区段航运起始时间尚无古籍定论，但东汉永平年间，就已开启滹沱河和汾河的水利开发工程，计划将两河东西打通，“将凭汾水以漕（运）太原”。

漕运，即利用水路（或辅以陆路）向京师或指定地点大规模调拨粮草的专业运输，主要保障宫廷消费、军队粮饷等供给。相比陆路，漕运更为便捷，成本也低。当时河道里运输的主要物资便是粮食。《后汉书》记载，东汉永平年间的汾河通漕工程，让太原吏人苦役连年。十几年后，滹沱河与石臼河运渠大体凿通，却在试航时失败，漕船“经三百八十九隘，前后没溺死者不可胜算”，最终只能改用驴车运输。可见东汉政府虽重视汾河漕运，却因国力不足，未能实现太原“大运河”的构想。

北魏崛起后，太原汾河段终于响起船队行进的号子。《晋乘蒐略》记载，北魏迁都洛阳后，静乐县境的羊肠仓到晋阳古城之间开辟了漕运；东魏高欢令各州在滨河及津梁处建粮仓、码头储粮，随时转漕以应对军需。即便后来迁都邺城，晋阳作为“别都”，其与羊肠仓间的河道不断拓宽，凭借汾河天然优势进行漕运。那时，羊肠仓、向阳店等码头粮食堆积如山，河道内帆樯如林，舟船如练，船工摇浆击水，拉纤号子响彻云霄，一片繁忙。

隋唐两代，汾河水量丰沛，通航能力极高，漕运达到鼎盛。《隋书》记载，隋开皇三年（583），长安粮储空虚，隋文帝诏令漕运“汾晋之粟，以给京师”。运粮船队从渭水入黄河，再逆流北上入汾河，直抵太原，路途艰险。唐开元年间，唐玄宗为解决长安粮运问题，采纳漕运大臣裴耀卿的建议，大批粮食“自太原仓浮于渭，以实关中，谓之北运”。当时太原汾河漕运繁忙，万舟竞发，还催生了汾河漕运诗作。唐朝诗人薛能的《怀汾上旧居》中有“素汾千载傍吾家，常忆衡门对浣纱”的诗句，既展现了唐时汾河航运之盛，也道出河水清澈可浣纱的景象。

为保障汾河这一“天然运河”畅通，沿河两岸植柳树、建池沼，一则加固堤防，防止船只搁浅，二则沿途可以赏景，以解舟船劳顿之烦闷。唐宋时，太原汾河岸边还建有河神庙，既为防水患、祈航行平安，也作为水路参考标志。

然而，汾河水域的繁荣也引来了兵火之灾。《宋史》记载，宋开宝二年（969），赵匡胤亲征北汉，引汾水淹灌晋阳城，还“幸汾河，观造船”“命水军载弩环攻”，致使千年古城晋阳被毁，太原汾河堤防遭人为破坏，航运急剧衰落，此后长时期内仅有少量行船驶过。

乱砍滥伐森林资源更是加剧了汾河的灾难。唐中叶后，长安城附近山林被砍伐殆尽，吕梁山因距离开封、洛阳及燕都较近，且有黄河、汾河水运之便，成为新的砍伐重点。北宋真宗时，开封大造宫殿，吕梁山林伐木工多达三四万人，大量木材先沿支流漂入汾河，后束为木筏顺流而下。历经唐宋金元各代采伐，汾河流域生态恶化，水量锐减，水土流失严重，航运灌溉优势渐失，到明代，河上只能“秋夏置船，冬春以土桥为渡”，某些河段甚至可赤足涉水。

清初，康熙皇帝看中汾河漕运潜力，派人勘查河道。结果显示，汾河自河津至绛州可行载重百石船只，绛州至平阳（临汾）可行载重50石船只，介休至太原则水浅沙多，需造小型船只。山西署府聘请南方船匠仿照鳊船、麻阳船式样，修造三艘不同大小的小型船只，最大载重量也不超两吨。经“汾河演试”，船只仅能从太原勉强行至河津县，漕运难以实现。

清末至上世纪20年代，太原汾河两岸虽有渡口，但多供两岸往返，河道行船稀少。有记载的是上世纪30年代，太原兵工厂为四川铸造铜币，川人取币不走陆路，而是以小船由汾河运输，除却安全起见、遮人耳目外，汾河水运便利、实用仍是主要原因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清徐县境内的渡口，以及太原市郊的监军庄、西蒲等古渡，依旧以古朴的小木船摆渡过往行人。

如今的汾河，焕新的节奏愈发明快，短短五载、十年便呈现一番全新气象。褪去历史赋予的漕运“重负”，她轻盈转身，以观光艇划破碧波、游览车穿梭河畔的崭新姿态，引领游人沉浸式体验汾河的诗意与畅然。

唐园园门南侧抱厦连接着一座弧形长廊，它向南蜿蜒伸展，东西两侧树林环绕，静谧清幽。长廊一路延伸至一片宽阔水域，这片水域隶属晋祠南湖，与唐园外的台骀泽相通，岸边风光秀丽。为增添湖景雅趣，造园者在长廊尽头修建了一座亭子，因紧邻湖水，故而得名“临湖亭”。

临湖亭与长廊均建成于2010年。亭上题联“流水崇山怀作者，春兰幽竹契风人”，此联仿制清代书法家王文治的作品，生动描绘出此处湖景的意境。临湖亭对岸，一座石舫上坐落着“怡然亭”。游人置身怡然亭远眺临湖亭，“临湖”之韵愈发浓郁；而于临湖亭遥望怡然亭，“怡然”自得之感也更为鲜明。

站在临湖亭极目远眺，湖的西北岸是长守厅前的望月楼，西南岸则是下生寺。再往远处望去，亭台楼阁若隐若现，宛如仙境。湖的西北岸，人造假山石连绵，乃是唐园飞龙阁台基假山石的余脉。临湖亭不仅是园门的延伸、飞龙阁的侧翼，更是长守厅的美妙远景，巧妙串连起唐园中轴线上的园门、飞龙阁、长守厅，足见造园者构思之精妙、用心之良苦。

畅游晋祠之临湖亭

赵士岱 文/图



广灵秧歌

王琦

广灵秧歌又名“优歌”“洋干”，是流行在广灵、浑源以及河北省的阳原、蔚县一带的地方戏曲，由当地的蹦蹦戏、民歌以及北路梆子剧种之影响发展壮大而成。据清乾隆十九年（1754）撰写的《广灵县志》记载：“春场在先农坛。是日，设春筵用优歌。”由此可见，广灵秧歌的形成年代，起码也在清乾隆年间之前。

广灵秧歌最初活动于广场，后登上舞台。清嘉庆至道光年间，随着梆子剧种的蓬勃发展，广灵秧歌也不断成长壮大。大同市浑源、阳高以及河北省蔚县、涑源县、易县等地区经常有广灵秧歌班社的演出活动，其间，梆子戏和弦子腔也在此地有频繁演出，广灵秧歌从这些剧种中移植了部分剧目。角色行当、唱腔也都有所发展，音乐则引进了板式变化体梆子腔。

清咸丰至光绪年间，广灵秧歌在不断的演出实践中，引进的梆子腔逐

步和演唱弦索调的“训调”有机结合在一起，使秧歌唱腔成为曲子和板腔的联合体。上世纪30年代，是广灵秧歌的兴盛时期。广灵县大部分农村都建立了业余班社，这种业余秧歌班社后来逐渐发展到临近的蔚县、阳高、阳原、灵丘、浑源等县，广灵秧歌传入这些县以后，又和当地的民歌、小调、方言、土语相结合，于是产生了“蔚县秧歌”“阳高秧歌”“阳原秧歌”“灵丘秧歌”“浑源秧歌”。

仅“阳高秧歌”又分为两大流派：一派是桑干河以南的“堡村秧歌”，另一派是桑干河以北的“八里台村秧歌”。“南派”行腔稳健，“北派”行腔华丽。这一时期，广灵秧歌的角色行当分工更加细致，演员由主工发展到专工，剧目也增加到140多个，虽然多数是移植而来，但经过艺人的精心加工，已成为广灵秧歌的传统剧目。

老太原打卤面

原林

打卤面是太原极具代表性的日常美食，在婚丧嫁娶等宴席中也从不缺席。

漫步太原街头，尤其是北边老城区，老太原打卤面的饭馆招牌随处可见，店内总是人头攒动、热闹非凡。大大小小的饭桌上，摆着两碟清爽的小咸菜或凉菜，不一会儿，一碗热气腾腾的打卤面就端了上来。

在太原，传统打卤面的制作颇为讲究。面条要用筋道的手擀面，卤汤的烹制更是精细，以精心熬制的骨头汤或肉汤为底，将红烧肉、腐竹、黑木耳、香菇、油豆皮、油豆腐、黄花菜等食材依次入锅，待食材入味，用淀粉勾芡，再淋入鸡蛋花，出锅前撒上翠绿的韭菜

段，黄的腐竹、豆皮、黄花菜，黑的木耳、香菇，焦黄的烧肉，外酥里嫩的油豆腐，再配上鲜嫩的韭菜段，与浓稠的卤汁相得益彰，光是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增。最后，大厨用热油爆香花椒、八角、姜末等佐料，调入卤汤中，香气瞬间弥漫开来。

四季更迭，人们总在忙碌中寻觅美味慰藉身心。而对生活在太原的人们来说，每日来上一碗热乎乎的打卤面，早已成为习惯。这熟悉的味道，不仅舒心养胃，更像是一种世代传承的生活仪式，是古城里最浓郁的烟火气息。

